

「英」艾米莉·勃朗特 著
「青少年成长必读经典书系」编委会 主编

呼啸山庄

一幅畸形社会的生活画卷



《呼啸山庄》通过三十多年的时间跨度，
叙述了恩肖和林敦两家两代人的感情纠葛，
呈现了一个错综复杂、惊心动魄的关于爱情和复仇的故事。

依据教育部2011版《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》编写 中国教育学会中学语文教学专业委员会 | 专家审定

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



依据教育部2011版《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》编写
中国教育学会中学语文教学专业委员会 | 专家审定



呼啸山庄

一幅畸形社会的生活画卷

[英] 艾米莉·勃朗特 著
“青少年成长必读经典书系”编委会 主编

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
· 郑州 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呼啸山庄 / “青少年成长必读经典书系”编委会主
编. — 郑州 : 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, 2013. 10
(青少年成长必读经典书系)
ISBN 978 - 7 - 5349 - 6252 - 3

I. ①呼… II. ①青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英
国 - 近代 - 缩写 IV. ①I561.4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3)第 159989 号

出版发行: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

地址:郑州市经五路 66 号 邮编:450002

电话:(0371)65788613 65788139

网址:www.hnstp.cn

策划编辑:孙 珺

责任编辑:孙 珺

责任校对:柯 姣

封面设计:张 超

版式设计:中图传媒

责任印制:张 巍

印 刷:北京嘉业印刷厂

经 销:全国新华书店

幅面尺寸:787 mm × 1092 mm 1/16 印张:22.75 字数:304 千字

版 次:2013 年 10 月第 1 版 2013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36.50 元

如发现印、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。

阅读导航

作者简介

《呼啸山庄》的作者艾米莉·勃朗特（1818—1848），是19世纪英国著名诗人、小说家，她和姐姐夏洛蒂·勃朗特（《简·爱》的作者）、妹妹安妮·勃朗特（《艾格尼斯·格雷》的作者）并称为“勃朗特三姐妹”，在英国乃至世界文学史上都占有重要的地位。艾米莉1818年出生于一个贫苦的牧师家庭，曾在生活条件恶劣的寄宿学校求学，后随姐姐夏洛蒂去比利时学习法语、德语和法国文学。她性格内向，娴静文雅，缄默又总带着几分男性的豪气，诚如她的姐姐夏洛蒂所说的：“她的性格是独一无二的。”艾米莉首先是一位诗人，自幼就酷爱写诗，她先后创作了1937首诗，包括抒情诗、叙事诗和短诗，有的已被选入英国第一流诗人的诗选中。《呼啸山庄》是艾米莉一生所创作的唯一的一部小说，然而，正是这部小说，奠定了她在文学史上的地位，被后人认为英国一位天才的女作家。《呼啸山庄》这部小说与《简·爱》、《艾格尼斯·格雷》同时发表于1847年12月，但只有《简·爱》获得成功，《呼啸山庄》当时并不为读者所理解，甚至她自己的姐姐夏洛蒂也无法理解艾米莉的思想。1848年，年仅30岁的艾米莉默默地离开了这个世界。

可以说艾米莉生前寂寞，自小内向的她，在少女时代，和姐妹们关在家“编造”故事、写诗的时候，她就显现出一种内涵更深的倾向。艾米莉的作品总是为“恶”这一主题所困惑，在纯洁的抒情风格间总笼罩着一层死亡的阴影。在写到《呼啸山庄》时，她的这种困惑与不安的情绪变得更加急躁，她迫切需要创造一个虚构的世界，把自己心底的几近撕裂的痛苦，借助小说人物淋漓尽致地发泄出来。可以说《呼啸山庄》是饱含作者心血与情感的作品。

故事梗概

在英格兰的北部，有一座几乎与世隔绝的“呼啸山庄”。一天，山庄的主人恩肖从街头领回一个弃儿，并把他收为养子，取名希思克利夫，让他与自己的儿女欣德利和凯瑟琳一起生活。希思克利夫与凯瑟琳朝夕相处，萌发了爱情，欣德利却十分憎恶他。老恩肖死后，欣德利不仅禁止希思克利夫与凯瑟琳接触，还对他百般虐待和侮辱。结果加剧了他对欣德利的恨，也加深了他对凯瑟琳的爱。

一天，希思克利夫与凯瑟琳秘密外出，认识了邻近的画眉田庄的小主人埃德加·林顿。这个貌似温文尔雅的富家子弟爱慕凯瑟琳的美貌，向她求婚。为了帮助希思克利夫摆脱哥哥的迫害，天真幼稚的凯瑟琳同意嫁给林顿。希思克利夫知道凯瑟琳出嫁的消息，痛不欲生，愤然出走。

数年之后，一位英俊潇洒、神态威严的客人光临林顿家，原来是不知去向的希思克利夫发了财，回到了家乡。他这次回乡的唯一目的，就是要向欣德利和林顿进行报复。

欣德利是个生活放荡的纨绔子弟，酗酒、赌博，肆意挥霍家产，终至穷困潦倒。当看到希思克利夫发财回来，欣德利把剩下的家产抵押给他，沦为他的奴仆。

希思克利夫经常拜访画眉田庄，林顿的妹妹伊莎贝拉对他倾心不已，随他私奔。他把她囚在呼啸山庄并折磨她，以发泄自己强烈的怨愤。

凯瑟琳嫁给林顿以后，看清了丈夫伪善的面目，内心十分悔恨。希思克利夫的衣锦荣归，使凯瑟琳更是悲愧交加，绝望中她病倒了，很快就死去了，留下一个早产的女婴——凯茜。伊莎贝拉趁乱逃出，来到伦敦郊外，不久生了一个男孩儿，取名林顿·希思克利夫。欣德利在凯瑟琳死后不到半年，酗酒而死，而他的儿子哈顿落入希思克利夫的掌心，希思克利夫在孩子身上进一步实施报复。12年后，伊莎贝拉病死他乡，希思克利夫接回儿子。

光阴荏苒，凯茜已长得亭亭玉立。16岁生日那天，她邂逅了希思克利夫。当希思克利夫知道她就是自己的心上人凯瑟琳和仇人林顿的女儿时，便又产生了新的复仇计划：让凯茜与小希思克利夫结婚，独占林顿家的产业。在林顿先生病危之际，希思克利夫强迫凯茜与他儿子草草成婚。几天之后，林顿先生死去，希思克利夫又成了画眉田庄的主人。小希思克利夫婚后不久也悄然死去，这让凯茜陷入悲恸之中。

这时，哈顿已经 23 岁了，长得与青年时代的希思克利夫一模一样，尽管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，缺乏人间的温暖，但他敦厚忠实，风度翩翩。凯茜对他产生了爱情。这让希思克利夫大为恼怒，他决心拆散这对恋人。然而，当他在仔细观察他们时，昔日的凯瑟琳和他相爱时的情景浮现眼前。此时此刻，他心头的恨消退了，爱复活了，他不忍心再报复。

目 录

- 第一章 / 1
- 第二章 / 8
- 第三章 / 18
- 第四章 / 35
- 第五章 / 43
- 第六章 / 47
- 第七章 / 56
- 第八章 / 67
- 第九章 / 79
- 第十章 / 96
- 第十一章 / 113
- 第十二章 / 125
- 第十三章 / 139
- 第十四章 / 151
- 第十五章 / 162
- 第十六章 / 173
- 第十七章 / 178

目 录

第十八章 / 196

第十九章 / 206

第二十章 / 212

第二十一章 / 219

第二十二章 / 236

第二十三章 / 243

第二十四章 / 252

第二十五章 / 263

第二十六章 / 269

第二十七章 / 274

第二十八章 / 287

第二十九章 / 297

第三十章 / 304

第三十一章 / 311

第三十二章 / 317

第三十三章 / 329

第三十四章 / 339

“我”来到一个环境优美而又偏僻的山庄，这里的一切让“我”记忆深刻。这个山庄经常受到狂风暴雨的冲击，树木在肆虐的狂风中难以生长。这里住着的都是农民，他们常年与土地打交道，是那么的粗犷和奔放。当“我”初次造访山庄的时候，发觉这里的房主希思克利夫却是个很奇怪的人。他脸上布满了猜忌和怀疑，对我这个新房客很是粗鲁，非常冷淡地接待了我。那只凶猛的狗直向“我”的膝盖猛扑过来，“我”把它扔了回去，却遭致一群狗的袭击。幸好一位健壮的女人从厨房里赶出来解了围。

1801年——我拜罢房东刚刚回来——这位离群索居的芳邻往后还够让我麻烦的呢。这一带地方的确是妙不可言！我看整个英格兰再也找不出这么远隔尘嚣的安身之处了。真是厌世者得其所哉的天堂——而希思克利夫先生和我又刚好凑成一对儿，可以共享这一派荒寂。好一个顶呱呱的伙伴！我骑马走上前去就望见他那一对黑眼睛，在眉毛底下满腹狐疑地觑着；待我报出自家姓名，他更是决心设防，将那些插在背心里的手指头往里插得更深。在这样一种阵势之下，他很难设想，我对他是心怀何等的热忱。

“你是希思克利夫先生吗？”我问他。

点了一下头就算是回答。

“先生，我是洛克伍德先生，你的新房客。我刚一到达就不揣冒昧立刻前来拜访，是想表明，我一再恳求希望租下画眉田庄，没有给你造成不便。我昨天听说，你原先曾经有些担心——”

“画眉田庄归我所有，先生，”他不觉一愣，打断我的话

小说开篇寥寥几笔，说明了呼啸山庄的优美和僻静的环境，为小说的发展营造了凄惨悲凉的气氛。

这段话细腻地描写了主人的神情和动作，表现了他生性多疑的性格。同时，这段话从结构上统领了全文，起到提纲挈领的作用。

头说，“要是我挡得住，我绝不允许什么人给我造成不便——进来！”

“进来”这两个字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，表示的是“滚蛋！”的意思。甚至他倚着的那扇门，对这两个字也并未应声启动。我想正是此情此景让我决定接受他的邀请，因为我觉得，一个比我自己还要落落寡合得出奇的人，倒也很有点儿意思。

他看到我那匹马的前胸都快要蹭到栅栏了，才当真伸手打开链门，然后阴沉着脸领我走上甬道。我们走进院子的时候，他大声呼叫：

“约瑟夫，把洛克伍德先生的马牵过去；再拿点儿酒来！”

“我想这大概就是咱们的全班家仆了吧，”这一声双料的命令使我作如是想，“怪不得石板缝里长了草；牛成了仅有的篱笆修剪工。”

约瑟夫是故事全过程的目击者，其语言神态和硬朗身体的描写为故事的发展作了铺垫。

约瑟夫年纪不小了，不对，是个老人，也许还更老，尽管精神矍铄，身体健壮。

“老天爷帮帮俺们吧！”他从我手里把马牵过去的时候，憋着一肚子火气压低嗓门自言自语，一边说还一边朝我脸上扫了一眼，那副愁眉苦脸的样子，让我不得不慈悲为怀，设想他必定是需要神力来帮助消化他那顿饭食，所以他那脱口而出的虔心求告和我的不速而至并无瓜葛。

对山庄自然环境的描写，烘托出故事发生的残酷氛围。

“呼啸山庄”是希思克利夫先生住宅的名字。“呼啸”是当地一个意味深长的形容词，用来描绘在狂风暴雨恣意肆虐的天气，它坐落的处所那种喧嚣噪乱的情景。其实这里想必是一年四季空气明净，清新爽朗。你只要看一看房子尽头那些疏疏落落、干枯低矮极力倒向一边的枞树，还有那朝一边伸着细枝、好像在向阳光求乞的荆棘，就会想见从山那边刮过来的北风的那股劲头了。幸亏建筑师有先见之明，把房子

造得结结实实：狭窄的窗户都深深地砌在墙壁里面，房子的四角都有巨大突出的石块护卫着。

迈进门槛之前，我站住观赏了一下房子前脸上大肆装点的那些奇形怪状的雕饰，特别是正门周围的那些。在门楣上方那一大堆碎裂的鹫头飞狮和不知羞臊的小男孩儿中间，我看出了“一五〇〇”这个年份和“哈顿·恩肖”这个姓名。我本想来一点儿评说，再向这位乌云满面的房东打听出点儿这个地方的简史，可是他站在门口的那副姿态，就像是要求我要么赶快进去，要么干脆一走了之，而我可不想尚未登堂入室一窥奥秘，就撩拨得他更加不耐烦。

这是幽默的说法，指的是基督教中裸体的小天使形象。

一迈步我们就进了这一家的起居室，根本没有什么穿厅或过道：这里他们美其名曰“堂屋”。通常堂屋总包括厨房和客厅，不过在呼啸山庄，我看厨房整个儿给挤到别的地方去了；至少我听出来在尽里边有人咕咕哝哝地说话，还有锅碗瓢盆叮叮当当的响声；而且在大炉子那边，我看不出什么烤、煮或是烘的迹象，也看不见墙上挂着什么锃明瓦亮的铜煎锅和锡漏勺。屋子的一头，确实倒是映照出了堂堂皇皇的光和热，因为那儿有一口又宽又大的橡木橱，上面摆着一些巨大的白瓷盘，中间还夹着银壶、银杯，一排高出一排地一直码到了屋顶。这里的屋顶从没装过顶棚，整个内里结构只要留神尽可一览无余，只有一处地方给放着燕麦饼、一串串牛腿、羊肉和火腿的支架挡住了。壁炉上面挂着各式各样粗制滥造的旧枪和一对马枪，壁架上一溜摆了三个涂得花里胡哨的茶叶桶作为装饰。地面是光滑的白石板。几把椅子都是高背的，结构简陋，漆成绿色。在背亮的那一边，还藏着一两把笨重的黑椅子。橱柜下面的拱洞里卧着一条猪肝色短毛的大母猎狗，四周围着一群汪汪乱叫的小狗崽儿，还有几条狗则在另外一些隐蔽处所蹿进蹿出。

描写笔法非常细腻，表现出厨房的粗俗和杂乱。

这段描写将希思克利夫的形象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，他出身卑微，但又受过良好的教育，使他具备了独特个性。

这房子和家具如果是一个普通北方庄稼人的，倒也不算稀罕；这种人常常是生就一副倔犟的面容，穿着过膝短裤，扎着绑腿，使两条腿显得又粗又壮。如果你在晚饭后挑好时间去，那么在这一带山区方圆五六英里到处都会看到这种人：坐在圈手椅里，面前的圆桌上放着一大杯冒泡的麦酒。但是希思克利夫先生与他的住所和生活方式形成一种奇特的反差。从外貌看，他是个黑皮肤的吉卜赛人，从服装和举止看又是位绅士——也就是像许多乡绅一样的绅士：也许颇有点儿不修边幅，不过还不至于看着使人觉得不大得体，因为他的身材挺拔，相貌端正，而且还带点儿郁郁寡欢的神气，有人也许会觉得这是他因教养不足而显得自大——我对他则心生一丝同情，觉得并不是那么回事；我凭直觉知道，他矜持的根源出自讨厌矫揉造作地表露感情——讨厌将彼此的情意表露在外。他或爱或恨，同样都是深藏不露，而他又把为别人所爱所恨，都视作对他的冒犯——不行，我这样离题太远了——我这是把自己的一套想法肆意扣在他的头上。希思克利夫先生遇到可能交上的朋友，会不伸出手来，这和我也会这样做的理由可能完全不同。就让我总想着我的脾气差不多得说是独一无二算了：我亲爱的母亲过去常说，我一辈子也不会有一个舒适温馨的家，而且刚好在今年夏天，我就证明了自己不配有这样的家。

这整个一段用幽默风趣的语言展示了“我”的性格特征和内心世界，从中甚至可以窥见作者的影子。

那时候我在海边享受了一个月的好天气，和一个极其迷人的姑娘殷勤为伴，她尚未对我属意的那阵儿，在我眼里真是仙女一般。我言谈中间“从来没有吐露过我的爱情”，可是如果说眉目自能传情，那么最不开窍的傻瓜也能猜想到，我已经神魂颠倒了。她终于懂得了我的心思，而且回送秋水一泓——要多甜美就有多甜美的一泓秋水——可我是怎么办呢？我羞愧难当地招认——就像一只蜗牛，冷冰冰地缩回来

了，每一次秋波一瞬，都让我显得更冷，缩得更远；这一来，这位无辜的小可怜儿对自己的感觉也起了疑心，为自己闹的误会不胜惶惑，竟揜掇着她妈妈溜之乎也。

正是由于这样秉性乖张，我就得了一个故作无情的令名，只有自己心里明白，这有多么冤枉。

我在炉边一把椅子上坐下来，是正对着我的房东走过去的那一把，为不显得冷场，我想伸手去摸摸那条大母狗，她已经离开了她那窝小崽儿，像狼一样偷偷溜到我的腿后面，撅着嘴巴，露出白牙，流着口水，准备咬我一口。

我的抚摸引得她从嗓子里发出一长串咆哮。

“你最好还是别理这条狗，”希思克利夫先生应和着狗的咆哮，发出一声嗥叫，还把脚在地上一跺，镇住了那条跃跃欲试的狗，“她还不会，还没给宠坏——不是当宠物养的。”

然后他大步走向一个边门，又大叫一声：

“约瑟夫！”

约瑟夫在地窖深处隐隐约约地咕噜了几声，可是并没有要上来的样子，所以主人就下去找他，留下我一个人和这条凶恶的母狗面面相觑，还有那两条凶险狰狞、浑身粗毛的牧羊犬，他们和母狗一起对我的一举一动都严加提防。

我静静地坐着，还不想马上同他们那些獠牙打什么交道——可是我想他们不会懂得沉默也是一种侮辱，便对这三个狗东西挤眉弄眼，做起了鬼脸。这一下可糟了，不知是哪一副面相惹恼了那位女士，竟然让她暴跳如雷，直向我的膝盖猛扑过来。我把她一下扔了回去，又急忙把那张桌子拉过来，挡在我们中间。这一来更激怒了这整个的一窝蜂，六七条大大小小、老老少少四条腿的恶魔，从藏身之处一下蹿了出来，扑向他们共同的目标。我感到他们专门攻击我的脚后跟和上衣下摆，于是我一方面使出了最大的劲儿，抡起拨火

作者的表现手法高超，他突然宕开一笔，描写逗狗情景，从而使文章情趣浓烈，仿佛身临其境，显得真实可信。

此处对狗的凶暴展开了描写，实际上是由此从侧面表现出狗的主人狂热和激烈的复仇情绪，从而也为小说故事情节的发展作了铺垫。

棍挡开那几条大狗，同时不得不高声叫喊，要这家子来人帮助重建和平。

希思克利夫先生和他那个仆人从通地窖的阶梯爬上来，那慢慢腾腾的样子令人恼火。我觉得他们就像平常一样，没有加快一分一秒，尽管壁炉这边狗群又咬又叫，闹得雷鸣电闪，风狂雨骤。

这里运用了反衬的手法，通过女人的忙乱神态反衬希思克利夫临危不惧、从容镇定的性格。

幸好一个人从厨房里赶出来先解了围。这是一个健壮的女人，扎着长袍，光着胳膊，红光满面。她把煎锅当武器，抡着冲到我们中间，再加上大喊大叫，这场风暴就像变魔术似的一下子平息了，等到主人来到现场的时候，只剩下了她，胸脯仍然一起一伏地就像狂风过后的大海一般。

“真见鬼啦，怎么回事？”他瞪了我一眼问道。受到了这样的怠慢之后，又看到他这副神气，简直叫人难以忍受。

“真是见鬼啦！”我咕噜起来，“就是那群魔鬼附体的猪也不会像你这些畜生这样凶神恶煞似的，先生。你兴许还会让一位生客跟一群老虎待在一块儿呢！”

“不管是谁，只要什么也不去碰，他们是不会找他麻烦的，”他一边说，一边把推开了的那张桌子推回原位，还把一瓶酒摆在我面前，“这些狗保持警惕是尽职尽责。喝杯酒吧？”

“不喝，谢谢你。”

“没挨咬吧，你？”

“我要是挨上了，早给那个咬人的畜生打上戳子了。”

希思克利夫绷着的脸放松了，咧开嘴一笑。

“得啦，得啦，”他说，“你是慌了神儿啦，洛克伍德先生。来吧，喝点儿酒。这宅子里客人太金贵了，所以我和我养的那几条狗——我愿意坦白地说——都不大懂怎样待客了。祝你健康，先生！”

我鞠了一躬，并且也向他祝酒。这时我也渐渐悟出，为了

那一群狗没有规矩就坐着憋气，未免太傻；再说我也不愿意让这个家伙再看着我幸灾乐祸；因为他的情绪往那方面转了。

他大概是出于深谋远虑，觉得得罪一位好房客未免愚蠢，说话也就不再那么简短生硬，删掉代名词和助动词，并且引出他认为我会有兴趣的话题，谈起我目前幽居的那个地方的长处和短处。

我觉得，他在我们触及的这种话题上见解非常精明；而且在告辞回家以前，我已经给鼓动得主动提出明天再次拜访他了。

他显然不希望我再打扰。可我不管怎样还是要去。我觉得，同他一比，我居然如此爱好交际，真是不可思议。

最后一段仍以
诙谐的语言作
为整章的结尾。

情境赏析

开篇第一章通过多方位的描写，展现了主人公希思克利夫与众不同的性格特征，这种特征也为整个故事定下了一种凄凉、低沉的基调。而章节末尾主人公因房客受狗袭击，他表现出的带有嘲弄的热情，虽然可恨，但毕竟是一种转变，这似乎是作者在预示着主人公的最终结局。本章充满了“艾米莉式”的诙谐和幽默，读这一章的时候，我们仿佛能从窗外看到了艾米莉坐在窗前凝神写作的情景，这位才气卓绝的温婉女子时而蹙眉、时而敛神，笔下洋洋洒洒。而这幅场景中最令人赏心悦目的，就是她在文字中表现她自己“艾米莉式”的幽默时，她那会心的莞尔一笑，霎时，窗前阳光似乎更加灿烂，窗外的我们顿觉身心俱为之一暖。

名家点评

过去与罪恶都已遗忘，剩下的是怜悯和悲伤盘踞了心头与记忆……

——（英）夏洛蒂

“我”被呼啸山庄的神秘深深吸引，于是再次造访了房东一家。呼啸山庄坐落在荒凉的山顶上，那里的土地贫瘠，由于结了一层奇怪的黑冰而冻得非常坚硬结实。对于“我”的再次造访，房东一家还是很不热情，房东的儿媳对“我”更是冷漠。“我”开始感觉到这一家人有着错综复杂的关系，这个山庄充斥着阴沉和敌意的气氛。希思克利夫和哈顿纵容他的恶狗咬“我”，“我”怒火中烧，鼻孔流血不止，而希思克利夫却笑个不停，“我”气愤地大骂不止。

昨 天下午雾气重重，天气寒冷。我很想把这段时光消磨在书房的壁炉边，不愿意跋涉穿过石楠草荒地和一片片泥淖，到呼啸山庄去。

然而等到吃过正餐（请注意：我是在十二点和一点之间吃正餐；这位女管家——同这所房子一起捎带租下来的一位就像主妇一般的太太——不能或者是不愿领会我的要求，给我在五点钟开饭），我怀着这个偷懒的打算上了楼，一进屋就看见一个女仆跪在那儿，身边放着好些刷子和煤桶，正在把一堆堆煤渣压在炉火上，扬得满屋都是讨厌的煤灰。这番景象让我只好立刻转身回来，戴上帽子，步行了四英里，来到希思克利夫的花园门口，这时刚好及时躲过了开头飘下来的鹅毛大雪。

在荒凉的小山包上，泥土结着黑霜变得生硬，寒气砭人肌骨，让我浑身哆嗦。我打不开链门，就跳了过去，跑过两边是丫杈横生的醋栗树的石板甬道，敲门求进，一直敲到指节疼痛，狗吠大作，也无人回应。

“这一家真可恶！”我心中不禁骂道，“你们这种天生来的刻薄怠慢，让你们活该与人老死不相往来。我起码还不至于大白天也把门锁上吧——我可不管了——我非进去不可！”

我既然下定了决心，就抓住门闩，拼命摇晃。怪头怪脑的约瑟夫从粮仓的圆窗里探出头来。

“你干啥？”他大声叫道，“俺家老爷在羊圈，你要跟他说啥，打粮仓那头绕。”

“里边没人来开门吗？”我也对着他大声叫嚷。

“除太太，没人；就由着你骂到夜，她也不会开。”

“为什么？你就不能告诉她我是谁吗，嗯？约瑟夫。”

“关俺啥事？俺可管不着。”那个脑袋一边咕噜着，一边缩回去了。

雪开始越下越大。我抓住门把手，以图再试。这时一个没穿外衣、扛着干草叉的年轻人从后面场院里走出来。他招呼我跟着他走，穿过洗衣房和一块铺砌过的场地——那里有堆煤的小仓房、抽水机和鸽子棚——最后进入昨天接待我的那间又宽大、又暖和、又舒适的堂屋。

煤块、泥炭和木柴混在一起烧出的熊熊火光，照得人心神愉快；桌子已经摆好，只等端上丰盛的晚餐了，我很高兴看到桌旁那位“太太”，我以前从没想到，他家里还有这么一个人。

我鞠了一躬，站在那儿，心想她总会请我落座。她盯着我，把身子朝椅背上一靠，仍旧一动不动，一声不吭。

“风雪可真厉害，”我说道，“希思克利夫太太，你们家仆人偷懒，恐怕你们家的门也得跟着倒霉；我可是费了好大劲儿才让他们听见我在叫门。”

她就是不开口。我瞪着眼——她也瞪着眼。不管怎么说，反正她是把眼光定在我身上，神情冷淡，漠不关心，叫人格外局促不安。

“坐下，”那小伙子粗声粗气地说，“他马上就会来。”

我从命坐下，清了清嗓子，用朱诺称呼那条恶狗，她在这再次见面之时居然摇晃起尾巴尖，屈尊表示与我相识。

“多漂亮的狗！”我又开腔了，“你有意把那些小狗崽分出去吗，太太？”

“他们可不是我的。”这位和气的的女主人说。可她说得比希思克利夫本人的答话还要令人反感。

“啊，原来你宠爱的东西在那儿！”我接下去又说，同时把身子转向一